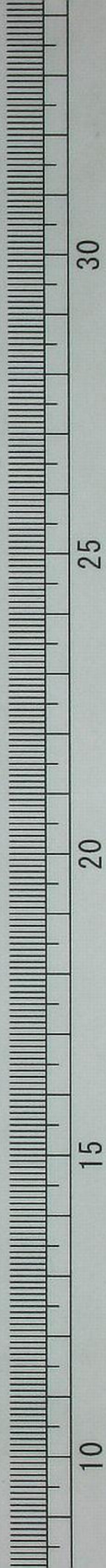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4  
1



文庫 11  
D 234  
1

# 隨園文鈔

從吾軒藏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7346

序

余嘗鈔隨園文錄為三卷以  
為初學之資蓋隨園文金  
石叙事其最長而錄十一其  
他賦誄祭文銘詞不錄一要有  
補初學之資補之稍速其不錄

隨園文鈔

序



教禱也。位高。鄙。任如人。志。位。可以。雅。繁。所以。入。學。見。知。得。國。可以。至。至。厚。唐。宋。也。

安政四年丁巳初九

汪廷幹田中叅題



竹口貞高刻



隨園文鈔卷一

田中叅子忠編次

答某山人書

書來責僕不相見。詞甚煩。氣甚盛。僕敢不覆一函。以開足下。孫子曰。知彼知己。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足下知己而不知彼。能入而不能量。非所以測交也。夫君子之道。無他。出與處而已。出則有陶冶人才之任。於天下人無所不當見。處則安身藏用。於天下人無所當見。足下視僕。出乎處乎。苟能知之。必能量之。雖然。處者亦未嘗無友也。有長沮。必有桀溺。有張

那必有羊求論其徒大率處者流也。處者多其足友者少。僕故欲窺觀足下而遲遲乎晉接足下不解其意而迫之過矣。然女欲自媒劍欲自鳴猶夫人也不意足下又舍其區區之文墨而忽挾賢挾貴以臨之一夸門地再夸交游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疎矣。鄭康成曰回賜之徒不稱官閥。魏李冲曰魯之三卿就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挂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非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街市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

痛之發憤雪此弊。俛焉而有孜孜當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奚况外客性又趨人之急求而不應彼貌未變我顏已慚。胸中輒大不適。因自念與其開門友近人就若開卷友古人與其不副人望欲然病乎已就若不使人望悠然樂其天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得已也。士相見禮先之以介繼之以贊至鄭重也。此外則胥史農工召之而後至。日戰國時乃有曳裾候門者為報恩揚名之說以惑紕誇之公子。今非其時也。朝廷清明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君子不惡其窮而惡其所以窮安得如

書中憤懣語以悖教而傷化哉僕自知不肖甘心入  
 山。山中產物惟白雲耳甚無補於足下慮足下方憎  
 絕之不暇而忽以願見為請殊駭人意然武陵漁人  
 無心得津有心求之轉不可得若足下一付以無心  
 則僕見亦不可不見亦可見不見何足重輕蜂鳴鳩  
 跂曉蟲豸尚登山人之堂况足下世宦之家文人自  
 命者乎明月清風開門則入閉門則去入而不喜去  
 而不怒者何也彼無所求故也今足下乃悻悻然以  
 不見為愠或者其有所求乎僕昨者雖相謝終不能  
 足下之果有他腸而預築堅城以待意嘿嘿頗自

悔。今接書畧見意旨乃竊喜前此之相謝果計老而  
 謀得也藏已之拙養人之高何嘗不兩得耶要之雖  
 不見如見雖見如不見請足下再擇之

與某刺史書

寄示詩四卷俱哀經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  
 于心聲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自之左右者禮大功  
 廢業又曰嬰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哀之喪  
 非止大切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  
 服中不得意詩縱為詩不得哭父古惟傳或孫綽有  
 眼中哭母詩是時東晉清談禮教陵遲不可為訓自

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為題者。蓋至親無父。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為詩。文則不可以為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輓詩無輓父者。劉畫作六合賦。昔人以為大愚。若以罔極之恩而鋪陳之于聲調之末。是即畫天賦六合之類也。子夏免喪。彈琴而成聲。足下未免喪。握筆而已成韻。異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咏。或二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即以禮所禁者而自暴章之也。韓昌黎于十番郎從子也。

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焉。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咏嘆之。原非以此為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尚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失。愚此之謂矣。足下盍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為是。諛足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陟岵蓼莪詩。作不知陟岵者。孝子行役之詩。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答惠定宇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為第一。憲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發言忽來。則是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為。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偽襍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

足。權門者以為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躡轡他人之門。戶此近曰窮經者。病家竊耻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抵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為功。即如說關雎。鄙意以為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為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為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為即清廟。即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悞康成八寸策。為八十宗。典說不已。一閱之。



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博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導咭擾擾。何休敢再拾其藩。而以吾附益之乎。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絃矣。高祀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况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

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僕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齒未落。即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為六經之于文章。如山之崑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匯。而至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于崑崙星宿間。而自以為至足。則亦未免為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把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强

顏閔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為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荅定宇第二書

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賊吏也。其命名未可為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

馬以經顯。歐陽欽賊私百萬。馬融附奸。周澤彈婁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為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為之幹蠹為之。幾諫者亦可謂非

孝者無親乎漢王充曰。著作者為文儒。傳經者為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為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宏之已足。就有闡宣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註。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為足下誦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治襲為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即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即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為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治襲者。各序其事。

各值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為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愛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踈踈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儀六宗說。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郝京山曾言之。其書俱在其說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且僕固踈於經者也。甫得二義。已覺其襲。倘從足下之言。而惟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獨得者。

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購。盡。天。下。說。經。之。書。又。不。能。禁。絕。天。下。說。經。者。之。口。姑。毋。以。說。經。自。喜。也。

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為。弓。和。非。不。能。為。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為。四。科。判。為。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

為。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為。元。白。好。韓。柳。亦。為。徐。庾。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鵞。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悞。也。夫。藝。苟。精。雖。承。綢。畫。筴。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為。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

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擬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尚未深歷，故覺與我爭名者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為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韻，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以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為詩人為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寧從一而深造，毋泛涉。

而兩矢也。嗟乎！士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為傳也，乃不能為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為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并不能為游徼畜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于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荊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為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間乎？

與薛壽魚書

談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孫。必欲推而納之于必朽之處。此吾所為悵悵而悲也。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醫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祿。僕方思輯其梗槩。以永其人。而不意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託于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嗚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傳矣。朽矣。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于是。而何必捨之以他求。陽明勲業爛然。胡世

寧笑其多一講學。文恭公亦復為之。于余心猶以為非。然而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則名高。而布衣挾相公以自尊。則甚陋。今執途之人而問之曰。一瓢先生非名醫乎。雖子之仇。無異詞也。又問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學乎。雖子之戚。有異詞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傳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傳先人。得毋以藝成而下之說為斤斤乎。不知藝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藝。兩失。燕噲子之何嘗不託堯舜以鳴高。而卒為梓匠輪輿所笑。醫之為藝。尤非易言。神農始之。黃帝昌之。周

附錄文錄 卷之二 十一  
公使冢宰領之。其道通于神聖。今天下醫絕矣。惟講學一流轉未絕者何也。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子不尊先人。于百無一人之上。而反賤之于舉目皆是之中。過矣。即或衰年無侶。有此附會。則亦當牽連書之。而不可盡沒其所由来。僕昔疾病。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為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極人。可以壽世者。輯而傳焉。當高出語錄。陳言萬々。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其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

偽席而方技中轉失一真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悖哉。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聞弟釋服有日。邑之客有強余賀者云。南中風俗。是日設酒作樂。余聞之瞿然。夫服中月而禫。再期而除。非孝子所得已也。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天下賢者少。愚者多。然如禮而除其哀。忘否。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禮外之意存。而先王教孝之心亦終不沒。今將欣欣然曰。某服釋可賀。受賀者亦欣欣然曰。既釋服可作樂。賀者若逆知其哀之已忘。而薄

待焉受賀者。又若惟恐人不知其哀之已忘而故以酒食歌舞自章明焉。凶禮畢而賀。得毋嘉禮畢則弔乎。夫哀麻苴絰。非先王以之。苦人也。念孝子哀痛之心。誠于中。形于外。其服食起居。有不至于是而不安者。故為之制。而又為之節。非若囚拘束縛。身受者得早脫。一日為快。故禮曰。親喪外除。言外除者。明乎其內未除也。且凡云賀者。皆人人危得之。不可必得而竟得之。故賀也。如遷官如介壽。如獲重器異寶是也。若夫三年之喪。轉瞬而除。哀麻終身世。無其事。有何慶羨慕悅而為之賀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

笑之。晉梁龔明日當除父服。而秦伎置酒。劉隗彈之。天性之地。不內自訟。而使外人笑。且彈耶。弟思之。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孺。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為令。又謂僕擢秦郵牧。不遷褊心。不能無少望者。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尚。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為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遽賦士不遇以退哉。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即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



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  
豪強。兼供張儲侍。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  
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  
儲侍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侍僕所不能也。今強  
以為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  
象。雖舞於床。躡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跣跣泛駕之  
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悞。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  
得聞鷄鳴。以為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為吾民。吾  
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參耳。迎  
送耳。為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齶齶熟

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愠。而孰知  
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林人之先者。已  
落人之後矣。不跪膝。奔竄便。瞪目受噴。及至日昃。始  
歸。而環轅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必不秉燭坐  
判使寧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圍  
畧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券報某官至某所。則  
又遽然覺。鑿然行。月中失膳。飲節違高堂。定省者  
且且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  
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  
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

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違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為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為游徼晉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今有乘怒驥而馳炎衢者雖賁音必僂息于樹陰之下夫僕亦僂息之遲者也公毋見怪也

再答陶觀察書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為尤難掖之進知己勸其退亦知己而勸退之成全為尤大公疑僕祿有餘贏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僕者

僕進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間于進且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典引刻意頌諛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官赤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尋故物或未干賢者之譏乎若謂上游矜罷方盛故宜緩去則不知僕之所以欲去乃正為此何也官之不能無去猶人之不能無死也死亦何福之有而洪範以考終命為福則聖人之意也深人之親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押近有如戚友僮從者乎之數人者他事可

與謀而惟出處之際宜獨斷焉先乞身而後告焉何也之數人者皆受居官之樂而不分任職之苦者也唐相蕭嵩求去明皇留之曰朕未厭卿卿何求去嵩曰待陛下厭臣臣安敢求去僕讀史至此深慕嵩之為人僕蒙大吏薦剡百姓知感脫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為難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意為難以其間交倉庫辭吏民身閒而慮周時乎時乎有餘味焉馬伏波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援實恥之言士君子貴以身關天下之重輕也今僕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輕州縣中豈遽少僕

哉非特州縣也就令僕一歲九遷驟膺公卿之位自問何以立功何以報主亦復捫心納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能自信夫子不知而開獨知之僕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僕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難而退也若夫僕之所自信者則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謂非其人莫任者今無有也唐宋來幾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誠有之矣僕幼學徐庾韓柳之文及三唐人詩每搖筆覺此境非難到苦學植少讓古人之我先覩焉以早違為悔行且就去將從事焉盡其才而後止不比立功名束手

而聽之天也。舍得為不為當去不去。公其謂我何。

答和觀察書

郵遞中接公手書。讀三過。殷然以天下為己任。數年未得此。於上游極寡。第書中稱德為貴。才為賤。是說也。狂夫阻之。公而不以天下為己任也。則廢才可矣。公而以天下為己任也。則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為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為三才。天之才見於風霆。地之才見於生物。人之才極於參贊。其大者為聖賢。為豪傑。其小

者為農夫。為工匠。百畝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見焉。治埴之事。人所同也。為燕之罇。為秦之廬。而才見焉。使農一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則子不能養其父。弟不能養其兄。而顧囂囂然曰。吾有德。其誰信之。孔子論成人。以勇藝居先。而以思義授命者次之。論士。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稱孝稱弟者次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難。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戰國。縱橫變詐。似才之為禍尤烈。故孟子起而辯之。曰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為能視者目。

之才也。雖察秋毫不足為目病，而非禮之視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雖辨淄澠不足為口病，而非禮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視非禮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禮而必鉗口而噎之，是則罪才賤才之說而非孔孟意矣。駟之三篇曰：斯馬斯才，馬尚非才不可，而況于人。今天下非無德也，然而有所謂偽德；非無才也，然而有所謂偽才。公與其貴此而賤彼也，毋寧兩辨而求其真，故謹覆。

答衛大司空書

枚隸公屬下，蒙訓儉以養廉，引身相率，意良厚也。第

平素讀書，覽古所得者，似與君子意旨有殊。請聲之於左右。公昔刺海州，衣布含脫粟，後居高位，如故可謂不欺其志者。然故以為公之所以率性者，當在是所以自足與教人者，當不在是。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是時卿大夫歌雍舞佾多不遜者，故夫子有為言之。若子之服食起居，鄉黨一書甚具，蓋未嘗儉也。考史管仲奢，晏嬰儉，皆君子。元載奢，盧杞儉，皆小人。然則君子小人之分，不在奢與儉也。明矣。人之好尚不能盡同。文王嗜菘蒲，蘓曾嗜羊棗。天下之嗜菘蒲蘓羊棗者，必不止文王與曾點。

也。因文王曾點而菖蒲菹羊棗特傳。非菖蒲菹羊棗之能傳。文王曾點也。奢儉之適。情亦猶食味之適。口而已矣。雖然朝廷有體。聖人有經。不可以好尚異也。禮享宴肴饌。弁帶革舄。有公侯卿大夫士之別。本朝會典尤詳言之。先王豫知後之人必有奢。以亂制儉。以沽名者。故戒奢黜儉。而一束之于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特奢于視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視。亦非禮也。曰。非禮勿聽。非特奢于聽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聽。亦非禮也。公為大臣。宜率天下歸于禮。不宜率天下歸于儉。若積俸錢以遺。所不知誰何之人。而徒取朝廷

倚賴之身。而惡衣惡食。以膠苦之。是為子孫計。貪甚矣。而何儉焉。若曰。非此恐清名不立。是為好名計。貪甚矣。而何儉焉。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朝廷節用愛民。國未奢也。而公又何儉之示焉。本朝湯潛菴陸稼書皆以儉名者也。然兩人之所以成名。公當深求之。勿貌襲之。如敝車羸馬。皆可以為湯陸。則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皆可以為孔子矣。夫不趨至樂之境。以貌襲孔子。乃趨至苦之境。以貌襲湯陸。擇術者不若是拙也。公巡撫廣西。劾謝濟世子。並劾濟世。故以為過矣。昔令尹子文。王猛房杜皆賢相。其子

皆不肖。當時不答其父謝。雖迂怪非中行之士。然當田文鏡隆赫時。朝臣默然而謝。為三日御史。露章批鱗。率戍窮邊。口無二辭。可不謂豪傑哉。有人如此。不為之全。其晚節為後世勸。而使衰年縲纆。填死牢戶。天下之人聞而悲之。以公所為得毋奢于刑而儉于德乎。然則公之所奢。救之所儉。益亦兩勉之而已。

與孔南溪太守書

僕在蘇二十餘日。凡六見閣下。每見則牽裾而不忍別。置精饌以款之。選笙歌以樂之。分清俸以惠之。忍老泪以送之。未嘗見閣下肯如是其待人也。亦未嘗

有人焉。肯以閣下之待我者見待也。不期其然而然。身受者疑。旁觀者亦疑。不知天下之發于真性情而不容己者。皆求其故而不得者也。文王嗜菖蒲菹。菹菹菹之味。安在。菹康好鍛鍛之趣。安在。閣下好僕僕之當好者。安在。以為重其同科乎。則當今已未進士尚多也。以為重其文學乎。則天下以詞章稱者無萬數也。然而閣下何以捨他人而我好也。所以然之故。不特僕不知。旁人不知。即問之閣下。閣下亦不知。所以不知。所以發之誠。而行之篤。以天合不以人合。其斯之謂歟。且受知于道。廣之人不足感。而受知于量。

狹之人始足欣。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得交于張安知其不在矜之容之例也？矜之容之是以眾人待之也。子夏曰：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得交于夏其為所與而非所拒也明矣。閣下干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今之子夏也。僕得交焉幸矣。閣下官吳下，枚寓白下，路不甚遠，非不可見者。閣下年六十二，枚年五十九，年不甚衰，非不能見者。然而臨別時，閣下瞿瞿然以不再見為虞，此豈真不再見哉？願見之心過切而未必見之心，乃生蓋患得失于官職，則甚鄙患得失于師友，則甚賢。晉陸放翁與范

石湖。晚年吳下作別，輒失聲而慟。古之賢人何獨不然。奉上留別詩六章，希省覽不備。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誦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為厲階，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甚當。然其近體清妙，于迄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嘗謂詩有工拙而無古今。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



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為唐，不足以為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

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

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為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傳盛唐。搯擊自矜。殊為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謝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裒衣大褱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

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為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艷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必不以為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為艷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即艷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

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傳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艷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挾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艷朴，皆

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為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為萬古江河矣，黃山谷與於詩者也，豈屑為揚劉哉。然尊西崑以為一朝郭郭矣，宜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人，音天之有萬竅，揮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

郊島為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温李為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為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闔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為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為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温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為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未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长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敷人之所长。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

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同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求與易之寵戰。詩之天姝。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豔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為大是。蒙辱讜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嘻。子之惑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

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己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為齊人歟。為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為夏聲歟。為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為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為斤削也。則好惡拂

人之性矣。是奚可哉。宋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窳居窳處。衣昌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為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揚子曰。斲木為棋。剡木為鞠。皆有法焉。唐人之

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唐。終宋之世。無斥唐  
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  
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答汪大紳書

常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  
亦不闢佛。以為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閭民之一種。  
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尚。各有  
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奕好鍛好結駘之類。所謂小是  
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用不爭。以全交也。乃書未強  
僕亦從事于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

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  
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  
佛。收放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既念佛以後。  
心歸何所。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  
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  
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  
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  
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故  
心之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  
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

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放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即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為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擯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

獸身上之赤者為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之亦為血乎今夫禾一穗之穀粟粟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杲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青青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為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籲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將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后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不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十年人類滅絕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

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  
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  
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即。以。佛。之。道。還。治。  
佛。之。身。而。佛。窮。矣。此。數。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  
答。之。吾。將。姑。捨。所。學。而。從。汝。

隨園文鈔卷之一終



